

作为通识教育的经典阅读

——以柏拉图《理想国》为例

尹兆坤

(陕西师范大学 哲学系,陕西 西安 710119)

摘要:通识教育是一种以公民培养为目的的实践活动。一个好公民必须了解自己的文化传统,在此基础上实践自己作为现代公民的职责。经典阅读作为通识教育,既需要激活古典文本的生活世界,又要通过小组讨论等方式,使传统问题成为自己切身的问题。由此,使作为公民的学生既有基本的阅读思考能力,又能思考现代中国社会的处境与问题,柏拉图的《理想国》就是作为通识教育的经典阅读的最好例子。

关键词:通识教育;公民教育;经典阅读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5884(2017)09-0122-05

当今通识教育已经成为推动中国大学改革的重要力量,且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因而研究通识教育的文献也越来越多,研究方法也多种多样。通识教育作为中、高等教育中的一种教育现象,根本上是关涉教师与学生的教学活动。教学活动作为一种实践活动,是某种有目的的活动。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指出:“每一个灵魂都追求善,都把它作为自己全部行动的目的。”^[1]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也指出:“一切技术,一切规划以及一切实践和抉择,都以某种善为目标。”^[2]因而,作为一种实践活动,教育活动也以某种善为目的。总体说来,善是某种有利的、好的东西,不过善到底是什么,这是困扰古希腊哲人的难题。进而,作为一种实践活动之目的的具体的善是什么也便有多重看法。因而研究通识教育活动就首先要辨别出通识教育活动之具体的目的,这对于通识教育活动的展开具有重要意义,哈佛委员会关于通识教育的报告便是旨在研究“自由社会中的通识教育之目标”。

1 现代公民的培养作为通识教育之目的

柏拉图的《理想国》并不天然的就是一门通识课程,将之转变为一门通识课必须调整教学活动的各个方面,首先就是确立作为通识课的《理想国》之教学的目的何在。通识课不像读书会单纯地以文本阅读理解为主要目的,也不像本科生的专业课,旨在通过《理想国》了解整个柏拉图的哲学,那么作为通识课的《理想国》的教学目的何在呢?

通识教育作为一般教育在西方传统中一直归属于政治哲学,因而教育的目的也便是好公民的培养,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都是将他们关于教育的思想放置在其政治哲学著作中。即使到了近现代,如卢梭也是在《爱弥儿》之后附上了《社会契约论》,也即仍将好公民培养作为其目标。

自19世纪以来,现代意义上的高等教育兴起,在办学主张上,德国人洪堡提出:“高等学术机构作为学术生涯的顶峰……它的概念以此为基础:高等学术机构准备从广度和深度上研究学术……在高等学术机构中,教师和学生的关系也绝对与以前不同,教师不是为学生而存在,两者都是为了学术而存

收稿日期:20170619

作者简介:尹兆坤(1986-),男,山东邹平人,讲师,博士,主要从事现象学与古希腊哲学研究。

在。”^[3]由此可见,洪堡为德国的大学教育规定的目标是学术研究,然而这不能忽视洪堡对于整个教育的态度。即使承认高等教育的首要目的是学术研究,然而他仍然认为,所有分别的研究都是“为了完善作为整体的人的教育”^[3]。所以,以科学研究为主导目标的现代德国大学教育始终不曾忽视人的教育。然而以学术研究为主导,这就预示着马克思·韦伯的以价值中立为目标的学术研究的立场。韦伯着眼于现代社会的多元价值冲突,为大学设定了价值中立的目标,从而将人的教育留给偶然、现代人自己的理性决策,“个人必须自己决定,对他来说,哪一个是上帝,哪一个是魔鬼。”^[4]为学术自身的独立辩护,韦伯的观点的确符合以学术研究为目的的大学教育的理念,然而大学并不仅仅只是为了学术研究。在很多高等教育者的眼中,现代大学更根本来说是旨在教育而非研究,如哈曼指出:“大学是一个教授普遍知识的地方。这一方面暗示了其目标是理智而非道德;另一方面,暗示了其旨在知识的传播与扩展而非进步。”^[5]在强调大学之教育功能而不是科研功能作为第一功能的同时,他也强调了大学在人的培养上的作用。而在纳斯鲍姆看来,“高等教育旨在对人的总体的培养,使之可以发挥公民权以及学会如何生活。”^[6]纳斯鲍姆采取某种古典立场,将高等教育放在现代公民的培养上,更进一步说,她返回的是希腊罗马时期斯多葛学派的立场,即世界公民的培养,这种世界公民的人性培养旨在对于多元文化的认同,严格说来是以价值多元为其目标的。哈佛委员会则提供了一个相对综合的高等教育目标,即“教育的目的是使学生成为既掌握某种特定的职业或技艺、同时又掌握作为自由人和公民的普遍技艺的专家”^[7]。这背后隐藏的便是将职业教育(知识追求)与人的培养的结合。由上可见,各研究者在关于高等教育的目标是教学还是研究、是人(公民)的培养还是知识(真理)的追求之间具有很大的差异。

作为高等教育的通识教育正是在这多种目标相互冲突的高等教育实践中产生出来,具体来说,通识教育是从美国高等教育的危机中产生出来的,通过对于美国通识教育之产生的洞察,我们也可以确定中国开展通识教育的目的。美国在20世纪初,面临传统高等教育目标的崩溃与新的教育目标的重建这一任务,“一个世纪以前,毫无疑问地存在着这样一种教育目标:培养基督教公民;同样毫无疑问的是如何成功地实现这个培养目标。”^[7]而随着高等教育专业化的扩展、教育系统的扩张、社会变革的影响,美国在20世纪初,在高等教育的目标上产生了动摇,需要面对这些情况,提出新的教育目标。为了综合高等教育中的传承与变革这两个因素,美国高等教育采取的方式是将职业教育与通识教育相结合的方式。具体来说,通识教育就是承担人(公民)的培养这一职能。这便将传统中公民培养与真理追求之间的冲突转化为公民培养与知识、技艺学习之间的冲突,进而通过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之间的分别实施来综合二者。如果考察中国高等教育当前的情况,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同美国20世纪初具有相似的处境——专业的细分、高等教育的扩张、社会的变革。如果我们将通识教育的目标限定为公民或人的培养,那么对于公民的看法也有诸多差异,有人从自己的政治传统出发要求公民具备某些共识,有人从世界公民的视角出发要求公民能够包容差异,这也有非常大的差异。那么中国的通识教育目的就不应当是简单照搬美国通识教育中的某一派别的看法,而是要有自己的目标设定。因为中国的传统与现代的冲突,根本上体现为中西之间的冲突,中国现代公民的培养本身就需要处理这一问题,如何面对我们的传统社会文化遗产,如何对待西方现代的政治经济制度。如黄俊杰就曾指出:“必须在相当程度内对东亚文化传统进行‘纵面的继承’,如此才能达到中西融会、古今贯通的理想的公民教育的新境界。”^[8]尽管对于何为中西传统问题,黄俊杰的说法有欠缺,然而他的确看到了,现代公民教育的两种传统向度,即现代中国的通识教育的目标既要处理西方意义上一般的问题,又要解决现代中国公民培养的特殊困难。

由此,柏拉图《理想国》这门通识课的目标便不是专门的柏拉图政治、哲学研究,也不是简单的对西方文化的了解,而是旨在对学生的教育、旨在现代中国公民的培养。具体来说,是让学生深刻体会由柏拉图《理想国》所塑造的西方政治文化制度在今天中国的政治文化中的表现,并能认识与自身传统的冲突,从而为作为现代中国公民的自己未来面对问题时提供一个思考、解决问题的尝试。在这一目标基础上我们来考察通识教育活动本身的特点。

2 经典阅读作为通识教育活动的内容

尽管从培养现代中国公民这一目的来看,有许多内容与形式可以被用来实施通识教育,然而经典文本作为传统的重要部分却是通识教育中不可或缺的内容。本文并不试图系统地讨论通识教育的课程体系,而是仅通过经典阅读尤其是对柏拉图《理想国》的阅读来看通识教育内容与形式的特点。

柏拉图《理想国》并不天然是一门通识课,然而一门通识课却天然地以柏拉图《理想国》这样的内容为宜。因为如果将通识教育的目的设定为现代中国公民的培养,那么柏拉图《理想国》无疑就会成为最好的通识教育内容,因为它恰恰旨在探讨人应当如何生活以及怎样的政制是一个理想的政制。这一著作便区别于以抽象的理论为主要内容的柏拉图的其他著作,如《巴门尼德》《蒂迈欧篇》等,《理想国》不仅就其内容来说更加贴近通识教育之目的,而且其形式即有情节的对话也便于通识教育的开展。文中有许多人物,每个人物都有自己的性格特点,并且有相应的情节,根本上具有一部戏剧的形式,这种形式对于非专业的学生来说更容易接受。

然而作为经典文本的《理想国》本身在内容与形式上的这些特点还不足以成为通识教育活动的内容,因为就通识教育的目的来说,通识教育根本上旨在培养现代的中国公民,那么一本外国的古代文本何以有助于现代中国公民的培养?同样的问题也可以问向其他的经典文本,也包括中国的经典文本。哈佛委员会对这个问题给出过非常有见地的答复:“我们的教育实践都立基于理念,而这些理念中有许多似乎都基于对‘遗产’的认知……如同宗教教育一样,这种名著教育究其实质就是要把文化遗产介绍给青年学生……尽管在现代民主生活中遗产的地位似乎已经不那么显著,但它作为教育的一个组成部分的重要性却丝毫没有减弱。”^[7]哈佛委员会看到了经典文本的一个重要意义,即介绍仍然在起作用的传统遗产。然而任何的遗产都是作为现代生活的遗产,这些经典文本作为遗产要被理解,就必须放置于现代生活之中。当然经典文本本身的世界历史背景也不容忽视,相反对这些独特世界历史背景的突出恰能帮助我们正确理解经典文本。然而,在经典文本的世界历史背景中并不缺乏与现代生活统一性的关联,因而就通识教育活动的内容来说,必须建立经典文本的世界历史背景与现代生活的关联,尤其是要指出其中共同的内容或者说一般的结构。着眼于理解现代生活而不仅仅追求对于经典文本的理解与认识,这才是对于经典文本内容的真正要求,这是使经典文本转变为通识教育文本的必要环节。

具体到柏拉图《理想国》来说,不仅要通过对于文本中所涉及的历史、地理、人物、文化等内容的讲解,来展示整个古希腊世界尤其是雅典人与城邦所处的世界,以此理解作为西方人雅典人生活的特殊性。同时也要揭示古希腊人与现代人所面临的共同的处境以及由这些处境所带来的共同问题,当然,对于西方人来说,柏拉图《理想国》所揭示的共同处境与问题是他们直接的传统,他们会在这种共同性中感同身受,更容易理解。因而,在柏拉图《理想国》的内容上,既要揭示《理想国》所处的世界历史相对于现代中国的差异,又要指出现代中国人与古希腊人所处的共同处境与所面对的共同问题,并揭示出柏拉图在对这些处境与问题上理解的独特之处,并提出作为现代中国人对这些问题的思考。

3 经典讲授与小组讨论作为通识教育活动的方式

通识教育的目的与内容必通过一定的形式实现出来,作为经典阅读的通识教育所选择的方式必以目的的实现为目标。其典型形式是经典文本的讲授与小组(小班)的讨论,哈佛委员会就给出了这样的建议,即“讲授课和小组讨论对阅读都大有帮助。讲授课主要的目的在于为讨论发起适当的主题”^[7]。这两种形式在高等教育实践中并不鲜见,然而作为通识教育的经典文本阅读如何采用这两种方式有效地达到公民的培养呢?

从公民的培养这一目的来看,作为通识教育的经典阅读课程以作为公民的学生为主体,教师居于辅助的位置。这便不同于单纯的学术研究,学术研究以知识的传承与创新为其目标,在这种教学活动中师生共同体都服务于学术,如洪堡曾指出:“在高等学术机构中……教师不是为学生而存在,两者都是为了学术而存在,教师的工作和学生的现状密切相关,没有学生教师也不能从其他方面进展顺利。”^[3]而

与洪堡所描述的相反,在通识教育中教师是为了学生的,并且教师的这种辅助地位也决定了教师在教学活动中所采取的具体方式。

尽管教师在此是辅助者,却起着重要的作用,即教师要将失去了生活关联、隔了久远时空的经典文本重新激活。教师担负着将经典文本与现代生活相关联的任务,这种关联并不是简单地通过现代生活中的现象来说明文本中的知识,而是将文本中的问题重现展示为现代生活中的问题或者至少建立与现代生活的关联。例如,在柏拉图《理想国》的讲授活动中,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所提出的问题,即什么是正义与不义、根据其自身还是根据其结果而追求正义或不义、正义与不义的生活的好坏问题,这些问题尽管专属于柏拉图的哲学并且还根植于西方政治哲学的传统之中,而教授活动根本上不能停留于这些问题的理论探讨上,而是要从根本上将这些问题转变为我们现代中国公民应当如何生活的问题。在教授过程中,与生活的关联的建立是必要的部分,不过却不能忽视文本本身,要揭示出文本自身的世界历史背景,也要把古今之间的差异体现出来。具体在《理想国》的教授中,就是要揭示柏拉图正义观与今天人们在谈论正义时的基础的差异,即柏拉图的正义观建立在人灵魂差异基础上,而现代中国人谈论正义时已将自由、平等等理念作为自己的前提。另外,由于通识教育课堂上学生的组成非常多样,如选《理想国》通识课的30多个学生就来自近20个专业,并且文、理、工、艺皆有。这就意味着很多学生可能根本不知道《理想国》中涉及的很多背景知识,因而在讲解过程中,对于其中涉及的荷马、赫西俄德、希罗多德、阿里斯托芬、自然哲人、智术师等都要进行介绍,并且是以给学生恢复希腊生活世界为目的,而不是以学术研究为导向^[9]。究其根本,教师的讲授活动是要让学生既培养起对古典文本的阅读兴趣,又能真正从中找到其现实关联,尤其是能借此思考与现代公民培养有关的正义、政制等问题。

经典阅读中的另外一种形式——小组讨论或小班讨论在通识教育中具有根本的意义,这是体现通识教育目的的真正方式^[10]。因为通过教师的讲授,实现了对古典文本的进入并且能够建立与现代生活的关联,然而如果学生仅仅是听听而已,那么通识教育活动之目的就不会实现。小组讨论正是将这一目的的贯彻的最有效方式,小组讨论其本身就是针对共同的文本或者问题进行的交互探究。其一,小组讨论将使使学生自身对文本与问题的理解在小组中得到验证或者得到矫正;其二,小组讨论还可以使学生认识到与自己不同的他人的观点与解决问题的方法;其三,小组讨论还可以使学生相互理解,促使其形成合作精神。

尽管小组讨论有诸多好处,然而在作为通识教育的经典阅读中,小组讨论仍需调整以适合公民培养的目的。在讨论论题的选择上,首先,要强调来自于经典文本的问题与学生生活自身的关联,要达到使讨论问题变为学生自身的问题。在《理想国》通识课讨论中,例如,可以把柏拉图的正义观与学生自己对于正义的看法进行对比,将正义好坏问题转变为学生自己会选择正义与不正义生活的问题。其次,讨论活动本身也需要引导,避免讨论成为闲谈,或者成为钻牛角尖,要以文本为依据。在通识课讨论活动中,教师或者助教要参与到讨论之中^[10],对讨论活动进行指导,既要让学生充分发表观点,又要避免某种偏邪的观点,而这实际上对于教师或者助教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如果在通识教育中无法配备助教,必须在选用小组长进行讨论培训的基础上,教师本人适度地参与到各个小组讨论中进行引导。另外,由于各组情况不一,讨论问题的深度、广度不一样,可以在讨论课上选择相应小组进行总结汇报,然后教师本人进行点评。总而言之,小组讨论是让学生自己进入到问题中,在对问题的探讨中,由教师进行引导,以便切身地达到公民培养的目的。因此,在讨论中,教师对于学生观点的尊重与引导本身极其重要,可以说,这是前面课堂讲授、学生课下阅读的最终目的所在。在柏拉图《理想国》具体的小组讨论中,正是通过自己推荐与考察的方式选定了小组长,由小组长主持讨论,本人在整个讨论课上,尽量分配好时间进入到每一个小组中对小组讨论的论题进行引导,特别引导学生从自身出发对于正义问题进行阐明,然后指出其所持观点的得失,对其进行一定引导。小组讨论中面临的最大问题便是,小组长无法代替教师本人主持小组讨论,讨论会陷入到混乱之中,针对这一问题,加强了对最后各小组汇报总结的评价。

课堂教授与小组讨论只是两种在通识教育活动中对通识教育目的即公民培养进行实践的形式,究

其根本便是使每一个作为未来公民的学生切身地进入到教学活动中。通过对古典文本的阅读,一方面,培养基本的阅读理解能力,另一方面,切身地思考现在自己的处境与问题,尝试在合理引导下做出自己的决定,以便成为一个优秀的现代中国公民。

4 结语

通识教育作为有目的的实践活动,主旨在于培养现代中国公民,然而现代中国公民的培养本身并不单单由作为高等教育的通识教育来完成,而需要由整个现代中国社会来实施。那么作为高等教育的通识教育活动在教学内容与形式方面就都有其独特的特点,例如,可以让具备一定素养的大学生通过对经典文本的阅读,经由教师的引导,利用讨论课的形式,对于现代中国公民面临的问题进行切身的理解与思考,为公民实践提供良好的指引。由于大学生是未来社会的精英,因而通过对其通识教育不仅可以为现代中国公民的塑造提供一个良好的保证,而且可以从根本上引领现代中国的发展方向。

参考文献:

- [1] 柏拉图.理想国[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
- [2] 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
- [3] 洪堡.洪堡人类学和教育理论文集[C].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3.
- [4] 马克思·韦伯.韦伯作品集(1)[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 [5] 纽曼.大学的理念[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 [6] 纳斯鲍姆.培养人性——从古典学角度为通识教育改革辩护[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3.
- [7] 哈佛委员会.哈佛通识教育红皮书[M].李曼丽,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 [8] 黄俊杰.全球化时代的大学通识教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 [9] 北航高研院通识教育研究课题组.转型中国的大学通识教育[R].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
- [10] 甘阳,孙向晨.通识教育评论[R].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

(责任校对 刘兰霞)